

母女情

母亲老了
常落泪

□刘亚华

父亲病逝那年,母亲43岁、小妹5岁,从那时起,我们三个相依为命,艰难度日。

交不起书费了,母亲卖了家里的棉絮、电视,甚至把她陪嫁过来的缝纫机给卖了;粮食不够了,她把隔壁荒废的稻田捡了来,连同自家的五亩田地一起耕种;隔壁人家欺负我,她携一把磨得飞快的镰刀,一个箭步冲过去,吓得那家人从此态度和缓。母亲就像一个坚强的战士,挡在我们前面,保护着我们。我没见她哭过,也没有见她抱怨过,对生活、对我们,一如既往地热爱,充满着信心。

母亲46岁那年,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伴,那人性情温和,对母亲也好。家里有了人帮衬,母亲脸上渐渐有了笑意。可好景不长,半年后,那人突发脑溢血,走掉了。母亲没有哭,她说这是命,怨不得谁。

生活还是艰难。彼时的她似乎更加勇敢有力,半夜起床干活,心无旁骛,只想挣钱,一心只想把我们拉扯大。她养了两头母猪,指望着小猪仔能挣钱;她开始跟人学习打豆腐,指望卖豆腐、卖豆腐花挣钱;她到对面的煤矿里捡纸壳子、废铁丝卖钱;她种玉米、种水稻卖钱……我们渐渐长大,家里开销也越来越大,她一个人支撑着,虽力不从心,但咬牙坚持,从没叫苦。

母亲60岁时,我接她到城里住。刚开始她以为可以享享清福,从此在城里生活。可时间一长,她觉得住得不习惯,没活干浑身不自在。她要回家,我坚决不让。一次,因为一点小事我们发生了分歧,我声音比平时大了些。我没在意,哪知道她转身进了房间,好半天没有出来。我去看她,发现母亲在偷偷抹眼泪。没想到,她一边哭一边说:“辛苦了一辈子,到老了还要看你脸色。”我真没想到她会这么伤心,赶紧道歉,又送礼物哄她。她却不依不饶,要回老家去。

我从眼泪中读到了她的倔强与委屈、她的不甘与失落,只好依她,第二天就送她回了老家。她养鸡养鸭、种玉米、种绿豆,生活似乎又有了奔头,忙碌而又开心起来。我吸取教训,再回去看她时,便笑意盈盈,说话轻言细语,不敢大声。

母亲生日,我赶回去看她。给她买了她想要的剥玉米机,还给她买了一个免洗破壁机。她试了又试,觉得非常好用,觉得现在真的很幸福。她和我谈起过去岁月里的艰难,谈起一个人支撑整个家庭的苦楚,谈起那些日子里别人的冷眼,突然就莫名其妙地落下泪来,抓着我的手,好半天没有松开。

回城时,母亲目送我们。她满脸笑意,像终于送走了麻烦的客人,如释重负般自在安然。我笑着招手,她也笑着招手。车子驶出小镇,我才发现手机充电器忘了拿,调转头回家。推门进去,却发现母亲伏在床头,眼泪早已把枕巾打湿。

年轻时坚强如铁的母亲,到老了却变得像是水做的,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泪来。她的泪,很让我心疼。



等待核酸检测

王俊荣

骨肉情

原来父母真会老

□朱超群

我是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长大的。村里人不多,总共二十几户,就这还分出了前村和后村。我家在后村,后村的人就更少了,掰着手指数也才那么七八家。好在我们这七八家的人相处得都很融洽,父母如此,孩子也是。十几个孩子一起玩一起长大,别提多开心。

时间这么一晃就来到了二十多年后,我们这十几个孩子都长大了,有的嫁到了外省,有的工作在外省,当然也有离家不远的。我们约好有空就聚聚,我们还建了一个微信群,闲暇的时候就在一起聊天,天南地北什么都聊,那气氛是嗨到了极点。我们总以为快乐会永远,但是有一天,群里惊爆一条消息:老张叔生病了。怎么会生病?他那么强壮,60多岁还种着五六亩地,吃起来如狼似虎,扛起重物来力大如牛……我们问张叔的儿子小西,小西第一次说话那么低气压,只回答了一个“是”,便不再作声。我们也第一次不知道说什么合适,却明显地

心揪起来。又怕小西担忧,便开解他,张叔那么强壮能有啥事。

谁知张叔的事还没担心完,那边李婶也出了问题。李婶的儿子亮亮说李婶突然记忆力急速下降,有一次居然把洗洁精当成了油倒进了烧热的锅里。亮亮带她去外地求医,医生说是小脑萎缩,疑似阿尔茨海默症。怎么就阿尔茨海默症了?我们给亮亮出谋划策,甚至打听哪有名医、哪有偏方。谁知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,李叔又出了问题,吞咽困难、前后背疼。去医院检查,结果再次让我们惊骇,好在发现得早,一切尚能挽救。于是住院、动手术,康复治疗,半年复检……总感觉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,一定会如此。但事实上,李婶的病愈加严重,李叔也开始承受化疗之痛。

微信群里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和欢娱,我开始莫名感觉群里没人说话便是最好的状态,至少不会看到坏消息。只是坏消息依然来了,先是李婶突然离开了。我们的悲伤还没来得及

治愈,老张叔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亲人离开,我们是那么束手无策。然而悲剧还没有停止,仅仅几个月后,李叔也离开了。

总感觉父母还年轻,却原来他们都老了;总感觉父母会陪伴我们生命里的每一天,却原来不是。他们会生病,会离开。我们总告诉父母我们忙,没有空回家,总感觉以后都有时间,去尽孝也好、去陪伴也好,原来不是。很多事、很多人失去了就失去了,再不会回来。

好多天后,微信群里,良子声音哽咽说了一句话:“原来父母真的会死。”后来听良子说,他把他父母接到城里去了。我也想把父母接到身边来,父亲却不肯,父亲说:“你有心,就多回来几趟吧。”我点头。我就是那个离家不远的孩子。我跟父亲保证,以后我每个星期都回家,一定回家。曾经那个热闹的村子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日渐萧然,但我祈祷我爱的人都健康幸福……

手足情

兄弟姐妹似父母

□张新明

在中医院病房陪护家人的日子里,邻床是一位双眼失明的老人。通过聊天得知,盲人叫范忠建,今年67岁。二十几年前,其妻病故;相隔5年后,其23岁的儿子又因病离他而去;5年前,他自己又双目失明。

老范的父母生养了六个儿女,他上有两个姐姐、下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年迈的父母临终前,最牵挂的就是这个双目失明的儿子。

范忠建患的是糖尿病、肾功能衰竭、血压高,由两个妹妹陪伴来医院。我好奇地问盲兄的两个妹妹:“他的日常生活怎么过的?”一个妹妹告诉我:“自从哥哥双目失明后,生活不能自理,就是由兄弟姐妹五个人轮流照顾的,每家轮流住两个月。如果遇到生

病住院,兄弟姐妹五个轮流陪护。”听后对这家兄弟姐妹倍感敬佩。

其实,老范的五个兄弟姐妹家里都很忙,要照顾老的还要带小的。

轮到大姐家时,大姐在家带孙子,74岁的大姐夫就来医院陪护。有一次早上下大雨,为了准时到达病房,大姐夫打出租车来医院。虽然大姐夫自身也有病,依然尽心尽责照顾大舅子。范忠建的弟弟是家中老幺,尚未退休,兄弟姐妹之间就协调好,安排小弟弟双休日来医院陪护。双休日的白天,弟弟在家料理家务,其儿子到医院陪护伯伯,弟弟夜里到医院陪伴盲哥。两个妹妹家里也很忙。小妹的女儿在外区工作,小妹要承担接送外孙、外孙女上下学的任务,但为了照顾哥哥,从

不缺席,关怀备至。范忠建住院期间,二姐也动了手术,自己躺在病床上疗伤,对盲弟弟也是牵肠挂肚、问长问短。

在范忠建住院的日子里,他的兄弟姐妹以及晚辈们轮流穿梭、风雨无阻,不厌其烦地为他喂饭、擦身、洗刷……五个兄弟姐妹的配偶也无怨无悔地配合着照顾他,每家的儿孙对范忠建也很孝敬,家里有好吃的总是想起盲爷爷,送到他嘴边。

病房里的医生、护士、患者和家属目睹老范五兄弟姐妹的爱举,个个心中油然而生感慨:老范虽然遭遇不幸,但他的五个兄弟姐妹的关爱胜过父母。这一家人心中有爱,手足情深,灵魂有家,可令时光温柔、可抵岁月漫长。